

出版说明

《漂流瓶丛书》旨在向少年儿童读者推介世界各国近期出版的儿童文学佳作。明天出版社会同有关专家经过反复遴选,向作品的著作权人取得授权,于是有了这套奉献给中国少年儿童朋友的精美礼物。

《漂流瓶丛书》包括《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》、《外国童话精品译丛》、《外国科幻小说精品译丛》等系列。我们将随时关注国外儿童文学创作界和图书出版界的动态,及时把那些思想性、艺术性较强的作品选入丛书当中。

第一章

梅尔在等待着。

铁路路堤横挡在她住的那条街的尽头。此时，她正坐在路堤顶上高高的砖墙上。燃烧木头的烟味四起，黑云低沉欲坠，夜幕早早降临了。不过是6月下旬，却有一丝秋意了。

毛毛细雨湿透了旧校服，顺着头发末梢滴落下来。梅尔手抓着墙，又湿又冷，但她没有注意到。她一动不动紧张地看最后三个男孩儿踢足球。球场就是废旧汽车之间一块狭窄的空地。那是纳西姆·克汗、凯文·莫罗尔和斯蒂汶·米勒。考克罗斯街每天都有人踢足球，天天如此，年年如此，只是踢球的孩子变化着。她知道天已越来越晚，他们马上就要回家。她

的时间选择得很好，只需耐心等待；但她一旦下定了决心，等待也不是太容易的事。

寒风沿街盘旋飞转，卷起尘土和垃圾，撞击在汽车上。她想，它们就像房子里的人们，争先恐后地挤进这条破烂不堪、腐朽衰败的街道。曾有个人卖掉了艾平林的一座房子，收益相当可观，遂于19世纪90年代建了这条街道。三条小街分布在街市之间垃圾场的三角地带，略显拥挤，是通向利物浦街车站的主干线，也是地铁露出地面的地方。到处是残垣断壁，到处是身陷困境彼此仇视的穷人。他们永远也逃不出这个地方。无论怎么看，街道都是死胡同，尤其是她住的那条街。这个严酷的玩笑倒让她稍稍宽慰一些，颤抖的双手在墙上抓得更紧了。

只需再等一会儿，在钻出隧道的下一列火车前面，她将松开手，向后跌落在带电的铁轨上。

“路堤上有个孩子，”薇·布朗最新的男朋友在三号房子窗前打着领带说，“是不是很危险？”

“是个女孩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梅尔·考尔德。”她站起来，依偎着他，凝视着外面忧郁的暮色，“她住在路对过的六号房子。”

“在下雨哪，她一定给淋透了。她在干吗呀？”

“不想回家呗。”

“可怜的小家伙。看起来真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。”

“她受尽了虐待。爸爸也死了。”

“我还以为像她这样的孩子会有人照顾呢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或许他们不认得她。这事已经好几年了。我想早该做些什么。但是这么多人——那些所谓令人尊敬的人们，比如她周围的邻居，还有拐角好管闲事的弗洛·希克，一点行动都没有。”

他耸耸肩说：“好了，别提了。我们喝点什么呢。”

“她又在那儿啦。这个礼拜第四次了，”隔壁的尼古拉斯太太说。她透过五号房子厚厚的网眼窗帘，眯缝着眼睛向外张望着，“看样子她病了，连件上衣都没穿。雷吉，你要做些什么。”

“比如？”

“比如我们应该告诉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或福利院。”

“要是我给福利院打电话，他们会把她带走，安置到某个人家。你想她愿意那样吗？她在照料她妈妈，对不对？那样的话，她妈妈谁管？我们只能帮倒忙。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吧。我们不想同这种人扯在

一起。他们不会感谢我们的干预。”

“这太不像话了！”胡塞尔先生用乌尔都语对妻子说，看着八号房子的窗外，“到处能听到打孩子的声音和孩子的哭叫声。她的亲戚呢？家里人应该照顾她。为什么没人管呢？”

“没人照顾她，”他妻子叹着气说，“塞拉说她家里没人了，她妈妈精神有问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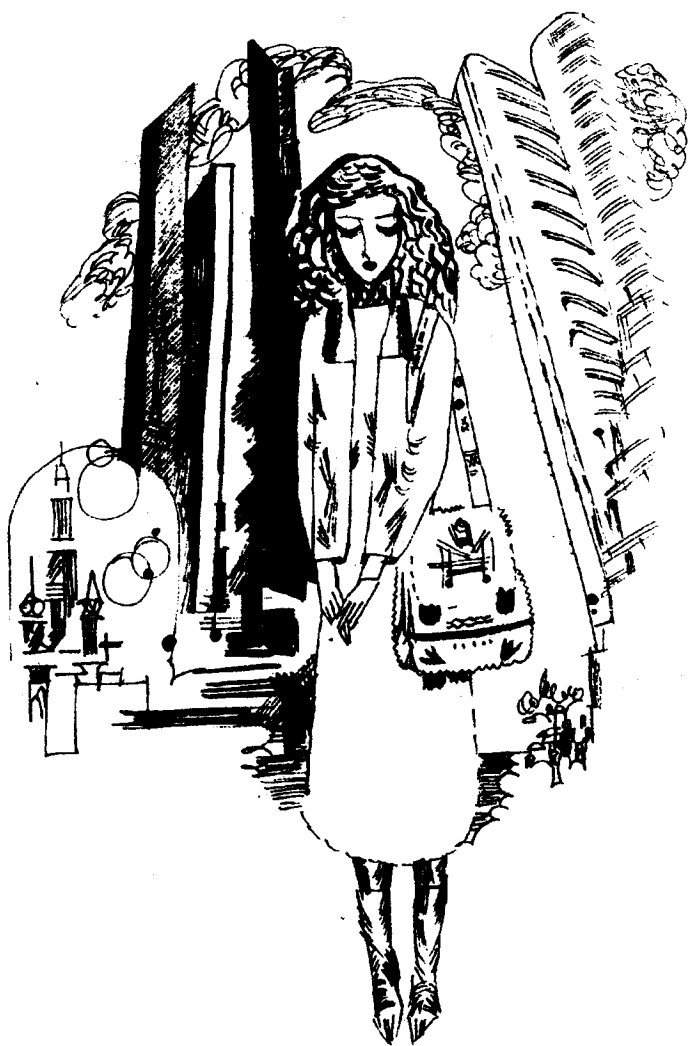
“当局应该采取点措施，”胡塞尔先生生气地说，“真不明白她的学校为什么不管不问。”

“那个梅尔·考尔德又坐在墙上了，”紧挨路堤的房子里的米勒太太忧心忡忡地说，“总有一天她会摔下来，摔到铁轨上。”

“你想让我干吗呢，太太？”米勒先生生气地抖开周日报纸说，“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她是个白人女孩，让她的自己人去管吧。我们还有自己的麻烦呢。”他接着看报纸，但眼睛已经不再移动了。他正在第一百次地考虑是否有什么办法帮助这个女孩。整条街都听到了她妈妈的尖叫和咒骂。事情越来越糟了。

米勒太太生气地瞪了她一眼，朝前门走去。她那响亮的加勒比女低音很容易就传到了街的尽头。

“斯蒂汶·米勒，你给我回来。天黑了。”



“呀，妈妈。再玩半个小时……”

“马上回来。”

“十分钟。”他在和妈妈讨价还价。

“如果非要我来抓你，孩子，你就要倒霉了。”

斯蒂汶和朋友们打了招呼，捡回足球，用脚盘球，沿着破碎的人行道，壮着胆子，慢慢腾腾地往回走着。凯文和纳西姆跟在后面，一脸沮丧地回自己的家去。没法踢球了！

米勒太太仰头看着路堤上的墙：“还有你，梅尔·考尔德。给我从墙上下来，到房子里去。像个傻瓜似的坐在雨里，你会感冒的！”

梅尔回过神儿来，恨恨地瞪着下面的米勒太太。谁都认为她和斯蒂汶一样只有 10 岁，而不是 17 岁。只要她愿意，她有权利坐在墙上。她耸起肩，把头扭向一边。

米勒太太走进房子，“砰”的一声把门关上。

梅尔得罪了米勒太太，隐约感到有点遗憾。米勒太太曾不止一次关照她，请她到家喝姜汁啤酒，吃姜汁饼干，那时露辛达还是她的朋友。但不管怎样，现在都无所谓了。一切都无所谓了。

她动了动肩膀，感觉到湿漉漉的衣服刺痛了她擦伤的背部。没人会在乎的。学校的体育老师问过她擦伤的背部一两次，尽管她的解释很勉强，老师也没有

再问下去。没有人真的想知道。她将死去，谁也不会忧心的。她再也不需要感觉什么了。再没有恐惧、痛苦和厌恶了。一切都不会变化。知道这一点，其他的都不用再想了。火车来的时候，她只需像这样把双手从墙上松开……把双腿伸直……向后倒去……脚稍微踮起一点，然后……

突然，火车呼啸着冲出隧道，在她来不及准备之前，就闪着银光朝她飞驰而来。

梅尔屏住呼吸，一时感觉头晕目眩，耳边听着火车撞击铁轨的“咣当咣当”声，不由自主地双手抓紧墙头，把自己向前推了一下，离开了火车和拖力很强的气流。

她笨拙地从墙上掉了下来，落到地上，墙壁摩擦着她擦伤的背部。脚脖子崴了，她顺着陡峭的路堤泥土和杂草的滑坡又继续滑下来。

在最底下，在锈迹斑斑的婴儿车和破旧的床垫之间，她头靠着膝盖，战战兢兢地、艰难地喘着气。过了一會兒，她才恢复意识。她仍然活着。她失败了，她做不到，愚蠢的胆小鬼。她要做的只是松开手，仅仅松开手。现在本该都结束了。

她终于站了起来，仍然颤抖着，气急败坏地踢开旧铁罐和硬纸盒。牛仔裤上全是泥土和树叶。她下意识地想把它们擦掉，但越擦越脏。她把湿漉漉的校服

从背部抖开，感觉一缕鲜血流了下来。她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拉直了，痛苦地从弧形铁栏杆里爬出来。她沿着小街走，尽量不让那只肿胀的脚脖子用力。她希望没有人看到她掉到垃圾堆上，那太有伤大雅了。突然，她想歇斯底里地大笑。宏伟的自杀计划就这样流产了。

灯光从窗子里照射出来，在雨天的夜幕里显得温暖亲切。在她站的路的一边，有六间小房子，一个阳台，前面没有花园，狭窄的门窗面朝人行道。任何人都能看见里面。对面的四座房子略大一些，窗子是凸出的，门开在房子旁边，前面有小花园。里面的灯光也亮了起来，但梅尔继续往前走，目不斜视。她不想看任何幸福家庭生活的情景。

她自己的家还笼罩在黑暗之中。她用钥匙开门进去，臭味又扑鼻而来。潮湿、脏水、发酸的饭菜、尿液、尘垢混合成发霉的酸味。

她经过狭窄的走廊走上楼梯，然后，犹豫了一下，很不情愿地转过身，打开了卧室的门。屋子里只有电视机闪烁的蓝光，但屏幕上已好久没有图像了。妈妈正坐在那儿，一声不吭，面如死灰。只有手在动，把一张张报纸撕成标准的四方形，撒落到脚下的硬纸盒里。

她没有抬头，甚至在梅尔打开中间昏暗的灯以

后，也没动一动。她的样子很可怕，头发脏乱不堪，衣服污迹斑斑，发出难闻的味道。她骨瘦如柴，皮肤浅灰，像是要剥落下来。她 35 岁，但梅尔认为她看起来至少要老 20 岁。屋子像往常一样，肮脏，杂乱，难以形容。梅尔发现，妈妈昨晚一定是又出去了，从人们放在门前等人回收的垃圾上面又拣回一些报纸和纸盒子。她感到又恶心又害怕。夹杂着霉臭味的报纸和纸盒子成堆成堆的遍地都是，几乎铺满了整个地板。

梅尔站在门口，便于保护自己，问：“你想吃顿饭吗？”

一阵沉默，然后妈妈僵硬地转过头盯着她。

“饭！你想吃点什么？”梅尔又说。

“不想。”

“那我去睡了。”她转过身去，躲开她那茫然空虚的眼睛。

“梅尔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梅尔转过身，心中好不情愿。大大的黑眼睛，就像她自己的一样，现在张开了，在乞求什么。乞求某个东西，但梅尔不知道是什么。她的心很不自在地在翻滚。

“你需要什么东西？来杯茶？”早晨她泡的那杯茶还放在桌子上，一动没动。“你该吃点东西。”

“不吃。”

“那你要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不要。”

眼睛又失去了光彩，四方形的报纸继续从她嶙峋的手指间滑落下来，就像是流下的眼泪。

梅尔关上门，倚在门上，心力交瘁。她到底想要做什么呢？就真的没有人能帮我一把吗？她转过身，缓慢地爬上楼梯，两肩向下弯曲着，双脚拖着地面。她在欺骗自己。她非常明白，不会有人帮助她的。

第二章

礼拜天是最糟糕的，工作日就好多了。

学校的墙上，“内伦敦教育局”的牌子下面，赫然写着“威廉姆·瓦特综合学校”。梅尔知道，很多同学认为学校像座监狱或刑讯室，但他们是幸运儿，有更好的地方去，有更好的事情做。对一部分人来说，包括梅尔，学校是个避难所。

礼拜一早晨，推开玻璃门，走进欢快喧闹乱糟糟的气氛之中，吮吸着聚乙烯塑料片刺鼻、清爽的消毒剂的味道，真是一种解脱。多年以来，无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，她已经训练自己把精力集中在学校的功课上，并惊奇地发现，实际上她喜欢学校的功课，喜欢取得好成绩，喜欢动脑筋。放学以后，她继续留下

来，打羽毛球，参加戏剧小组和缝纫小组，跳迪斯科，还经常帮助家政学小组承办宾戈^①游戏以及其他筹集基金的活动。实际上，只要能不回家，她什么都愿意做，并尽量拖到最后时刻。但是，暑假快到了，学校也要关门了。

梅尔注视着窗外。美术教室在教学楼的顶层，巨大的窗子使天花板上红色和黑色镶嵌画看上去明丽壮观。一排又一排的建筑物，形状各异，错落有致，一起涌入眼底，并就视野所及，延伸到远处，直到地平线上热气腾腾的薄雾。她要在考克罗斯街熬过六个漫长的礼拜。她想，今年可忍受不了，又想起路堤上的墙时，在画纸上移动的铅笔停住了。

“梅尔！”新来的年轻美术教师基思·爱德华兹从教室那头叫道，“格林太太要你去一趟。”

他走过来，从她肩头看她画的两座倒塌的房子。“确实不错。我喜欢破碎的灰石和打碎的窗子的细节。”

“不过人很可怕。”

“唉！有点僵硬。这些房子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那儿。你能看得见。在我回家的路上。”

“你这张小素描蛮不错的。看起来你对建筑有点

注① 一种赌博游戏。

感觉了。关于你的特殊研究主题，你可以考虑在房子上下点功夫，我是说，如果你还没有其他选择的话。”

“还没有。现在还没想好。”

三年级时，她喜欢理论性更强的学科，把美术放弃了。现在六年级，重新拾起来，似乎是个好主意，加上她的英国文学、法语和历史的“A”，她可以轻松通过加试考试。不过，美术比她原来设想的更难、更有趣了。

“你说谁找我？”

“格林太太。别穿着美术衬衫去。”

梅尔咧嘴一笑，心里却开始很不舒服地怦怦作响了。事情很严重。谁都知道，格林太太是爱吹毛求疵的副校长，处理学校最重要的事情，而校长则管管贴时间表的黑板并和学校理事们打打交道。

到了格林太太的办公室，她预感事情不妙，浑身感觉不舒服。一位客人坐在格林太太桌子旁边的椅子上，是个年轻女子，个子很高，满面春风，脸上有些雀斑，头上盘着红色卷发。

格林太太说：“梅尔，这是社会福利部的翠茜小姐。”

“你好，梅尔。”她的声音像大夫的一样，饱含同情和职业性的愉快。梅尔一阵发紧。她发觉，翠茜小姐正仔细地打量她，笑容满面，只是那笑容还没到她

的眼睛里。

“来，坐下，宝贝。”她拍着身旁的椅子，“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叫我蒂。”

梅尔没有动。她冷淡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蒂收起了笑容：“宝贝，我们带来的消息恐怕相当不幸。你的妈妈……”

梅尔顿时感到大难临头了。自杀，她想。她自杀了。刹那间，天旋地转，一片黑暗。

格林太太冷静的声音传过来，阻止了她的歇斯底里。“坐下，梅尔。一切都很好。她没有死。她被送往医院了。”

“霍布格林医院，一家精神病医院，”蒂·翠茜赶紧说，“抱歉，梅尔。我并不想吓你一跳。”

“但我不明白，”梅尔深吸一口气，尽量稳住她的声音，“早晨我走的时候她还很正常。就是说……我的意思是，她就和平常一样。我知道她有病，不过……”

“是的，恐怕病得很重。她患了精神崩溃，相当严重。”梅尔气呼呼地想，她说话的口气像是对一个小孩子作解释，好像她不知道妈妈得的什么病。“她本该定期看大夫，”蒂·翠茜继续说，语气很亲切，“她本来吃点药就会没事的。当然，你不知道这个。”